

皇朝文鑑

四十八







宋刊文鑑

琴川張蓉鏡精  
校補完善本



第四冊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

制策

制科策

孔文仲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歸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脩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難于負荷

文鑒一百十

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謹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朕饗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丞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羗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民或未宥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而





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寬閑梁之  
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薄  
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  
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  
法之多門訟襲之不草而將加仁恩之政使死者  
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  
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  
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要  
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  
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

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謂本  
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  
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匪艱行之惟  
艱子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為焉

對臣伏惟 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  
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 陛下  
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于用言納諫  
之道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 陛下莅祚之初首  
開轉對以延踈遠切直之言召群臣以詢安危利  
害之策者此 陛下天資謙恕思深謀至計以補



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  
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  
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攷之  
公議以為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  
廟而安萬世者公讜不能過此矣而 陛下聞之  
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  
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 陛下首思  
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  
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  
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

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 陛下省納焉  
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  
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  
則雋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脩於  
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  
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  
其何術而臻此歟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  
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  
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  
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



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 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所以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為強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為霸政未有能終之以

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溥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



如仇讎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猝霸政與強國為敵雖深而能見効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効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 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照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

而霸欲強國而國強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于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 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奈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



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揚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珍符出于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闇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得趨其所失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法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 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於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



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以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為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為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于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設于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効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 陛下思聞謹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謹直也雖養長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己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謹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為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鼎引衣斷



楹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為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實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謹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謹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蝕三朝洎仲

秋地震數路而異方之廣為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已恐懼脩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歷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一交然後食此歷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曆之不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為盛東京為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



非可託於曆其要為陰盛之應也陽浮為天而主於動陰凝為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陽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 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

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辨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踈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



陰盛陽微之變莫著于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為不審願 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



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  
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  
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  
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  
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  
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  
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  
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  
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為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  
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 聖

策曰種羗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  
臣擔明神武臣以為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  
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草之機  
不為持重之美而聽輕舉易動之疎計是以其弊在於  
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猶虜所以敢  
負懷徠之恩踐王圍而仇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  
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  
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為寇景公患之  
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  
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為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



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 陛下  
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懔於天地  
之表河隍之外當有解推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  
豈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 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  
而生業或未定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為  
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  
足以為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  
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  
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為 陛下深慮  
後世之患而必為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

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于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  
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  
為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  
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于豐大之世而  
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摠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  
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  
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  
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  
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  
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



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教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 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 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絺草舄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實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于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 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

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孳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為離散以至剝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歌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為深憂未足為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 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



未精於簡稽臣以為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軌水漕銜柁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條度所以愈增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

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為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 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黥卒特為爪牙不可以廢至于方內無事之羣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



為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  
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脩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  
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為五萬五千兵而  
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有術也今之所謂上  
戶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  
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是常困其  
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  
之而不能用法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情民  
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 聖策  
曰寬閔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

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  
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  
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于上今之閔市  
之征密於布基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  
為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 聖策曰捐噐玩之  
巧而工弗戒此在 陛下約已以率爾 陛下約  
已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  
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  
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  
雖不捐噐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



之玩未有不始于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大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即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唯陛下擇之而已 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嚮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敝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為自三代

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而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



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  
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已所守求合  
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  
道自重之節人有翺蹀不耻之求漸漬成俗恬不  
為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  
自重人蹈廉耻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  
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辱之  
人必深觀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  
之意士節一變躬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  
也 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襲之

不草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  
術焉臣觀 陛下之意不遒欲倣三代之肉刑施  
之於徒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  
政躬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  
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為字人此非聖人  
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  
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  
神之位金石為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  
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  
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徒坐之死則今之



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刑足為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為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孔子之後則大政雖期于推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弃之豈所以為慎名 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而 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于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

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惟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召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隳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為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為漸



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隳惰之所伺也  
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  
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  
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  
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  
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  
推其要也 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  
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  
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  
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

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為莫如天  
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  
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為凡所辨論通明政體  
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  
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  
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  
可爾安足為 陛下深論哉 策曰無以為古人  
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為本朝之成法已定而  
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  
歸於至當 陛下於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徙



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草  
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囂一  
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  
以抑煩言其故何哉未決其亨而草之未計其當  
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  
陛下慎之而已蓋夫草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  
草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  
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  
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  
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 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

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  
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愾也則又曰  
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為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  
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  
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  
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  
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  
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隳噐敗餽  
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  
於治天下之難治則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



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為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為當此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正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

則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為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為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詢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為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



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  
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 陛下察焉臣昧  
死謹對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賦

擬御試武舉策

陳

師道

說書

小雅周之衰

蘇

賦

君子能補過

蘇

賦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

蘇

賦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賦



皇朝文鑒

卷第一百十

蘇

賦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賦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賦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賦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賦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賦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賦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賦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賦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賦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一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蘇軾

擬御試武舉策

陳師道

說書

小雅周之衰

蘇軾

君子能補過

蘇軾

大夫無遂事

蘇軾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張庭堅

大監一百十一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張庭堅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蘇軾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草草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鬯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措刑子大



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 陛下

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 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



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人事  
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  
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 陛下使  
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  
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  
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  
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  
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 陛下  
易之可謂萬事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  
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

今 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丙吉為  
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  
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  
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  
臣願 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  
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  
所不草草之而無不服 陛下及此言是天下之  
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草之  
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  
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



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實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

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示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



傷則終身徒行何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 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 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 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已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

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率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 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 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 陛下春秋鼎盛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而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



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營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措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置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東漢黨錮之法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



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  陛下求治則欲致刑  
此又群臣悞  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  
荀卿好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  
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  
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  
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  
耶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  
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  陛下將  
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不叛耶徒聞其  
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悞  陛下

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  
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  
誅群飲者以為其意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  
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  
凡夜相遇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  
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  
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  
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  
而  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  
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



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  
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  
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  
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  
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  
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  
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  
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  
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  
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

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藏則其  
治疾也有剖胃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  
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  
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  
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闕  
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 陛下觀今之  
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材皆其  
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  
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  
者如蝟毛而起 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



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悞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言

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于此等歟臣願攷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年



利魏鄭公豈賞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攻而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曰陛下不回臣不知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蓋惟陛下察之謹昧死上對

擬御試武舉策

陳

師道

問湯武之兵無敵于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

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誓師者或曰擊戮汝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歟墨子之誑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羗犯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



罷之為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為便而充國之筭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具著于篇

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而不自賢聖託于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常聞之藪宅善牧川居善漁昧者聽微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顧無游居之習偏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冒死以對臣聞孔子曰俎豆

之事嘗聞之矣軍旅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于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俎豆之事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為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之脩文也古之為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鬪事也孫吳之書盜術也不陳于王者之前嘗以臣之所聞敬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寡陋之罪非聖人之道者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



不能敵也謂其願為之臣而莫與敵焉昔者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非商亡夏夏自亡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三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于著龜詢于臣民以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罪以成其詞詔于鬼神諭于公侯誥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衆數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鐘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何施焉故以湯為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文之

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為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為文王至德也夫優為之與不可已而為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說乎故以武王為還師以待時蓋其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



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伯  
以利動利之者偽也君子耻之夫德形于身而加  
于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  
草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  
不然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  
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有意于成俗  
文之以為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尚  
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  
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  
虞之誓其克有勲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

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之孥周之臯隸  
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  
誘盜則服常刑常刑者劓刖也材不足用則服無  
餘刑或奴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  
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臯止于流者也餉不足  
食則服大刑刑至于殺則極矣或者以謂無餘之  
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嗣臯陶之  
善舜也臯人以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臯不  
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為之乎先王之刑  
有至于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臯也故刑至于殺



不以為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無誓師而至于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周有三典施于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于天子魯之軍刑蓋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于不悖示之以刑期于不犯未足為仁師克則鮮死焉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違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法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

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諸侯典之用捨興壞繫焉遷徙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群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為者也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也何所難乎至其說曰擊其



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為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群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子為守屈其一世而不以守各自惟其術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為臣愚敢為人陛下道哉崇墉浚川定廩衆民可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禾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可得而用也不然寇將深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以持久

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畫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繼也此伯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能邇博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于身而效于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羗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為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羗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為國遠計冒危要幸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臣惟充國之議有大



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得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善者屯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所恃者地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購之以利則有臯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內有盜賊乘間之虞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于未然收利于將來有先王之意

焉夫治外與內異譬之於家盜在內攻之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開門穴垣與盜爭死況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屬羗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脩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臯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



羈以恩信寧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強精神內守則厲邪不干本虛末弛則風濕暑寒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焉其視夷狄若鳥獸然不足計曲直校失得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其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危道也宣王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

限內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毆之則已暴者為之則覆巢熏穴戮及麇卵不可謂政強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強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也畏天者同于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兩忘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為至德而賈誼



以謂天子貢夷狄為倒置此少年之氣福者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擊匈奴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千里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為刺誼之謂也智有得失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內徙降羌令居循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夫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為耻舜不以臯蓋德不懷則脩刑刑不服則明

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而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革而脩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慎臣願



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圖書  
將不敵于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虜何足留聖  
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隱情不敏之誅惟  
陛下赦之

說書

問小雅周之衰因風昔公蘇蘇亦軾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  
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  
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  
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

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  
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于此  
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  
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又從而中興之  
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  
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  
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  
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  
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  
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



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于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蘇軾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暮而為伯夷聖人不弃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

文選一百十一

北

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鄰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濶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僖子之病以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于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



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于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于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于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大夫无遂事

蘇軾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議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



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之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于春秋矣謹對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張

庭堅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與勇足以大有為於世而以其安靜休息有所不為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下莫得而議之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忽於民也無擾於群臣也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已夫是以慮無遺策舉世無過事而天下治安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為舜戒也蓋惟幾也則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



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能不以無過之為美而  
以改過之為善凡忠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從  
而願聽焉雖然是三者在艱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以  
為難海宇適平基緒方立俄焉怠忽而不之察則禍患  
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患常深而事每不失  
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于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雖  
偃于征誅而瘡痍之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則下不  
勝其困怨亂將復作所以設法務約敷政務寬而使民  
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適于幾民之適于  
康則天

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上輔弼  
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既大  
治矣則智慮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昏則玩宴安而  
忽憂勤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夫宴安之是玩則  
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以過也於是諂  
諛者親而諫諍者疎幾康弼直之戒於是時最不可忘  
彼舜也繼堯極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事者  
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  
與賡歌規戒而其言及于勅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  
舜固



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咸曰以舜之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庶乎其能知戒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張  
庭堅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于天下國家而不在于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為之奴而皆無媿于宗廟社稷豈非謀出于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導王為不善而不

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為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為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懇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為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為天下後世之意以為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



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于義不獲罪于先王非人所能為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隳則微子以為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為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為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污而其出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為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為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

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于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為也處垂亡之地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為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于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



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一

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于後世臣子者惟忠與  
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比箕子  
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為也處  
垂亡之地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  
皇賻文繼卷第一百十一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  
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言盡微  
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  
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于去國而屈辱用晦  
者亦所難辨若也此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  
姑也不然與辭並稱三子焉重去就之義而厚之







